







因為文史哲的研究都離不開語言文字。倉頡造字，開啟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文字本諸語言，但口語相傳還往往有賴文字記錄。所謂文以載道，「文」可以理解為表達「道」的形象工具。道可道非常道，道和文之間所表達的雖有偏差，但是道德五千言，還是離不開語言文字。玄奘西域取經，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五四倡白話代替文言，哪一種人文工作不是從語言開始？我以前在美國教書的時候，我們的系叫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有人問為什麼不叫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又或者叫 East Asian Civilization？我們都知道 Oriental 一詞在七八十年代受東方主義研究興起的影響而被淘汰。至於 language 一詞的概括面是否全面恰當？當時系裡年長的同事說，所有的文化文史研究，都是以語言為根本。所以用 language 一個字，就可以照顧到整個文化大範疇。我們系本身就兼顧語言、文學兩大範疇，同時也要求外系老師參與教學，從理論討論到材料掌握，進行跨系、跨範疇的研究，拓寬各人自己的視野和識見。

語言學涉獵面其實很廣，舉凡任何和語言甚至文字有關的現象，都值得深入探討和分析。我的研究重點放在漢語，對歷時和共時變化的觀察、對方言之間的異同、對漢語教學所面對的各種課題，我或多或少都做過一些研究，發表過一些文章。不過這許多年來，我的興趣一直集中在粵語。我在中大上研究院的時候，

老師是周法高先生，他讓我寫粵語語法，這就決定我接著幾十年的研究路子。我來美國唸書，老師是張琨先生，他讓我寫敦煌語法，啟發我從歷史角度切入，探討歷時語法變化的軌跡。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我開始搜集有關十九世紀粵語的老材料，研究早期粵語。我在香港工作期間，得到香港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資助，讓我能集中精神在這方面做深入的研究，建立資料庫。我前後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早期粵語的文章，特別是擬構粵語在這快兩百年間的語音和語法遞變規律。這次講座，就把一部分的研究分成兩講，藉以描述早期粵語中一些特殊現象。第一講是有關粵語語法，利用早期傳教士等編寫的粵語口語教材，摘取其中一些特別用例，究其所以，進行一種比較有系統的語法分析。第二講的重點是粵音，所用的材料是一份1866年編製的中英雙語地圖，把其中有關香港、九龍和新界一帶的地名，歸攏在一起，考察當時地名注音所代表的到底是什麼語言？是早期粵語，還是別地方言？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對比十九世紀的讀音和今日二十一世紀粵語的發音，從同異中找尋這一百多年語音演變的痕跡。兩講所據原有文章都在文中一一列明。

至於第三講，我選了一個文學的題目，討論魯迅的小說。我不是研究文學的人，但對文學、特別是小說別有偏愛。我曾經教過古典和現代小說，也寫過一些有關文章；但因為不是科班出

身，沒有接受過正式的訓練，討論未免有嫌是野狐禪。我研究語言，因為我相信任何一個人張口吐舌，發放聲音，每個聲音、每個詞語、每個句子，都是按著一定的規律組合，表達自己心中想表達的意思。要是在聲音高低、用詞造句方面，略有挪動，那麼表達的意思或語氣也就有所不同。要是我能從語言表面呈現的現象而理出語言背後的規律和變化，那麼我想研究文學也應該可以循著同樣路子，解構文本。文學創作，嘔心瀝血。一字一句背後又何嘗不能說明作者寫作時的用心良苦？我就是想從小說的文字中找出文字背後所蘊藏的涵義。我這次討論的是魯迅名作《祝福》。野人獻曝，我講演的時候，在座許多都是研究文學的專家學者，我戰戰兢兢之餘，最後用了「魯班門前說魯迅」一句作為結語，就是為了向聽眾表示我由衷感到的不足。

這次講演的稿子，承中文大學出版社不棄，輯成小書。書名就以《一切從語言開始》為題。文章按講演形式發表，以口語為主，文字略作潤飾。文中不詳列腳註或引用書目，但是在討論中有必須交代的地方，就另作說明。三講部分內容曾在不同學術會議上發表，有關粵語的兩講則根據已發表多篇文章修改成稿，討論部分較簡略，詳細內容請參看原文。書前附有鄧思穎教授為講演撰寫的講著簡介，謬譽有加，實在愧不敢當。

我研究粵語的計劃，前後得到片岡新、郭必之和姚玉敏三位先生多年的鼓勵和協助，在香港講演的那三天，在場聽眾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供我參考，銘感之心，非語言所能形容。新亞講演是陳佩瑩小姐負責一切，籌備工作前後進行幾近一年，會前會後的許多細節和活動，都是她一手包辦。這次講演一切進行順利，陳小姐居功至大。在港期間，得到大學各同仁熱心的招待，實在感激。特別是新亞書院的黃乃正教授、朱嘉濠教授、陳新安教授，中文系的何志華教授、鄧思穎教授，在百忙中抽空主持講演、設宴款待，再三多謝。演講後，得到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經理黃麗芬女士、和編輯葉敏磊女士、余敏聰先生全力策劃出版事宜，萬分感激。第一講承黃俊濤先生按當日演講發言謄寫全稿，以便修訂，而三講全文蒙彭佩玲小姐細心校正，費心勞神，在此一併多謝。我特別要借這個機會向陳志新先生表示感謝。這許多年來，陳先生大力支持新亞書院的活動。因為他的慷慨情懷，新亞才能每年如期舉行錢賓四先生學術講座，讓各地學者有機會來到新亞進行學術交流，秉承新亞精神，十萬里、五千載，共同結隊前行，向著不同研究領域共同邁進。

我研究粵語，但粵語並不是我的母語。我原籍江蘇鎮江，生於上海，在香港長大。我能說粵語，但總有外鄉人的腔調，但是在新亞上學的時候，同班同學常常糾正我的發音。我能說國語，

其實也是在新亞接受的訓練。當年我們必得修讀國語，老師是王兆麟先生。他是北京人，教我們說國語，一個字一個字的調教、一個一個聲音的改正。有人說我是雙聲帶，其實都是從新亞開始。總其言，我的一切從十七歲到今年七十歲都是新亞給我的機會，讓我成長。十七歲的我是充滿好奇的小伙子，七十歲的我是一個衷心感到滿足的老人。不過，我還是充滿童真的好奇心，對什麼都會感到興趣，只是有時候會感到力不從心。我家住在加州三藩市附近一個小城，叫小山城。後院向東，前門朝西。每天早晚都可以看到雲起雲落的景象。我知道，我在院子裡一坐，坐看雲起時，就會想到遠隔重洋的雲起軒、雲起軒裡的大碗牛肉麵、雲起軒中的諸位好友。

張洪年序於小山城

2016年深冬